

### 乡村的尾骨

庞余亮

每一个在乡村成长的人都带有乡村的尾骨。

这样的尾骨在平时是看不出来的,但到了某个时候、某个情境,那尾骨就会不由自主地摇曳起来。比如我看到河边有几丛茂盛的野草,我就暗自庆幸,其他拾猪草的伙伴竟然没有发现它们。说实话,我总是忍不住要把这么肥美的野草扯下来,就像是放学途中那样,把这些侥幸获得的肥美野草带到自家的猪圈去。

这样的尾骨于那些迁居到城里的乡亲更甚,小区里的灌木丛在他们的眼中是完全无用的,不能长高,亦不能结果,最好拔掉,或者水萝卜,或者香菜,或者黄豆,或者苋菜,或者番茄,或者玉米,再不济也要葱蒜什么的。深栽茄子浅栽葱的种植经验再次在小小的“开心农场”中得到证实。由于场地小,精力旺盛,那些“幸存”在城市里的经济作物们生机蓬勃,如果算成单位亩产,那数据是相当惊人的。

我和一位农业专家吴先生谈过这个事件,他告诉我,这是每个农民的“十边地”情结。“十边地”?!这个词,我似乎听过,又似乎不太熟悉。所谓“十边地”,就是路边,河边,港边,屋边,塘边,沟边,还有墙边等,那些大田地块以外的零碎小地块,不算到村里的土地指标,是荒地,农民们不忍心辜负季节,把种子种到了每一块可以生长的土里,而种子们当然也不会辜负种植者的期待。

那天,我走过正在修建的一条路,南段已铺上了沥青,而北段还没有来得及铺上。那段港边的地块可是去年夜排档最火的地方。这地方我去过多次,还以那里的夜排档生活为生活原型,写了一篇小说,叫作《红泥小炉》,发表在南方的一家刊物上。可谁能想得到呢,这港边已是一片小型农场了,而且是成片的:玉米一排排,茄子一行行,黄豆一簇簇。

是我看错了吗?沧海桑田的感觉就这么诞生了。很多小区管理者都苦恼“小型农场”的事。有一家,就有第二家。似乎带上了种植比赛的味道。在楼房边的土地闲置多年了,就比较肥沃,加上农作物生存能力比较强,在绿化地随便种点什么,到了秋天也会有收成的。

记得一位小说家写过一本小说,主人公把绿化地全都种上了麦子。想想种上麦子的城市该成为什么样的城市?相比小麦的城市,我更喜欢鲜花满目的城市。比如现在路边的那些长春花孔雀草,那些金鸡菊三色堇,那些荷兰菊矮牵牛,这些草花,有一点雨水,就如期开放,而且花期那么长,令城市有了“天上的街市”的氛围。

“为什么不撒玫瑰瓣/为什么不撒大蒜叶?”这两句诗是一位新婚诗人写给妻子的,诗人是在说真实的事,他们在为在烧红烧鲫鱼的时候该放玫瑰花瓣还是放大蒜叶而纠结。

是种玫瑰花,还是种大蒜?这小小的纠结,而小小的纠结,可以诞生最小的期待。把问题搁置,让明天如那些小小的草花沿途开放。

我想起了以前在老家时,一次和母亲一起收获蚕豆的情景。那天,下着微微细雨,空气有些憋闷。我刚刚毕业,待在家中已经有大半年的光景,却一直没有找到满意的工作,心情像夏日午后天空黑压压地挂满云朵却迟迟不能下雨的狂躁。

母亲和我来到那块种蚕豆的坡地上,蚕豆长得并不好,像那时瘦弱的我,缺少营养。我看到整片蚕豆都被野草淹没了,突然无端地气恼起来:这样瘦弱的蚕豆,收去又能做什么呢?让它们自生自灭不是更好!我埋怨父母没有能够好好去栽培照料这些蚕豆,可还要种它们。母亲是天性敏感的女子,知道了我话中的意思,却没有和我再说什么,顾自一个人静静地收获起来。那些露的蚕豆,她也不愿意舍弃,一并放进那个簸斗里。野草同时淹没了母亲那双沾满泥泞的脚。我看到她的头发上已经沾满了雨水,脸上也是。已分不清是汗水还是雨水,或者泪水。我突

### 瘦蚕豆

曲曲



今年四月初,老大哥王渭先生来信息,问近期有时间没有,大家到现代文学馆相聚一下,商量文后代聚会的事情。哈!时隔三年,文后代联谊的事情又要重启了。

我们这个已经产生了社会影响的老文学艺术家后代联谊会,从2009年起,每年元宵节前后举办,已经连续举办了十一届,到2020年疫情开始就停止了。

疫情前,我们每年的聚会,都是在北京的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的。所谓“老文学艺术家后代联谊会”,顾名思义,是著名文学艺术家后代们的聚会。联谊会中有几位最初起到中心骨干作用的召集人,前面提到的王渭大哥是一位。还有几位也都至关重要,王渭先生的父亲是老诗人王亚平,曾经任职北京文艺处处长,是当年我妈妈所在中国评剧院的上属老领导。还有张小新大姐,她是著名作家骆宾基的女儿;冯浩大哥,著名作家冯亦代的儿子……加上我。每年我们都会聚会之前先行

### 文后代再度相会

吴霜

见一面,讨论新一届的联谊会怎么办,都有什么内容,会有几个新人加入。小新大姐是我们大家都喜欢的人,她的样貌酷似她的父亲,长圆的脸上永远浮现的是眼睛眯成半月形的笑容,说话声音是细细的小小的,让人觉得她的身体里藏着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小姑娘,她的话从来不多,但是我们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。和她同龄的人喊她小新,其他人也都叫她“小新娘”,每一次联谊会的大小活动,小新娘都是必然到场的一个。有时候聚会时她迟到,每个人都会问,小新呢?小新娘怎么没来?但是她在家养病不去医院,她感到无比悲伤的是,以后的活动中,将永远没有亲爱的小新娘的身影了。去年年初,她患了重感冒,发烧咳嗽。因那时医院挤满了患新冠肺炎的病患,她坚持在家养病不去医院,谁知病情越来越重,最终送医已经为时太晚,去世时仅仅年过七十岁。这



作家王寒又出新书了,书名叫《东海寻鲜》,一本写海鲜的美食散文集。

《东海寻鲜》是“故乡有味道”系列的第三本,是王寒继《无鲜勿落饭》《江南小吃记》之后,第三本介绍故乡美食的作品集。在她的老家台州,“无鲜勿落饭”这句方言,已然成为一句经典的广告语。作家王寒也成为家乡美食的代言人。

人对食物有依赖的惯性,源自故乡,也来自味觉记忆。记得温州作家程绍国说过,他每次进京去看望温州籍著名作家林斤澜,问先生要带点什么,林先生总是说带点鱼生就好了。鱼生,由生的小带鱼和萝卜丝腌制而成,加红曲,又腥又咸,是很多人眼中的黑暗料理,却是温州人心头的白月光。

食物和故乡、记忆的关系,最是密不可分。当一个人的味蕾从小习惯了本地的食材和味道,成年后,他已离不开这种味道。离开家乡后,故乡的味道就成了乡愁,让人一辈子都忘不了。所以王寒说,美食里面有过往的岁月。

王寒也一样,她出生于西湖畔,却成长于东海边的台州,从小吃到大的海鲜就是她最熟悉的味道。这本写东海海鲜的美食书,字

### 草亭散曲

王养浩

一  
红日照琼楼,浦江飞海鸥。笙笛高奏众华舟,昂首过码头。梦里慈父挥手,驰航五洲,难忘乡愁。

二  
听否,听否,翠鸟鸣枝头。遍地绿肥红瘦,荷尖渐露芳洲。知否,知否,窗外海棠依旧。

三  
谁言小满来,田边人潮涌。鼓麦青青迎清风,笑指有神工。杨柳睡晚霞,欲登方舟,廊坊几盘。

然有些后悔刚才的那种鲁莽,含着深深的歉意和她一起再收获了起来。

我不记得那些蚕豆收获回家后,母亲是怎样处理它们的了。我只是还记得,那个下午,我和母亲长时间沉默着在雨水中收获蚕豆的情景。我想,那些贫瘠的土地中中长出来的蚕豆和母亲那种目光中的坚毅神情,能够成为我今后人生中最好的心灵慰藉。

是大家的损失啊,那个笑咪咪的、温暖的、总会为别人着想的小新娘啊,我至今记得有一次她托我办一件小事,特意跑到我家附近的麦当劳和我见面,带了一只胖胖的烤鸭子。她笑着对我说,这个鸭子不是全聚德的那种,你尝尝吧,特别好吃啊!那个鸭子果然好吃,我连着吃了两三天,滋味隽永,满口留香。可是如今,送我鸭子的小新娘,她永远不在了……这一次,在现代文学馆的小餐厅,准备重启联谊会的预备会上,谈正事之前,冯浩大哥说,咱们大家站起来,给小新默哀一回吧。

每年参加联谊会的许多人都已经是老人了,过去几年里,这些人经受了疫情的考验。王渭大哥说,他是经历了新冠的,高烧几天不退,阎王殿里溜达了一回,差点见不到我们了。王渭先生今年83岁了,身体健康头脑清晰灵活,写出诗书,还经常在各种演出中朗诵诗词,在诗词讲座中给爱好者作指导讲课。得病时靠着坚强的意志和强健的体魄战胜了病毒又重新站起来。这



老油灯 (中国画) 赵澄寰

次见到他,只觉得脸色稍苍白,人是清瘦了一些,但是精气神已经完全恢复,声音仍然洪亮,说起一个主题滔滔不绝停不下来,弄得和他一起长大的冯浩大哥总是用更加响亮的声音打断他:行了行了,这个题目说到这儿就可以了,现在说下一个主题。

那天聚会的还有著名诗人郭小川的女儿郭晓惠、老作家荒芜的女儿林玉、大导演凌子枫的儿子凌飞,还有每次都参与我

们聚会的文学馆的领导计蕾女士。我们大家商定,今年的九月份,在北京重启我们老文学艺术家后代联谊会的第十二次聚会。到那时,金秋时节,天高气爽,大家重聚北京现代文学馆,纪念我们的父辈,延续他们的脚步,让我们大家再次欢聚一堂!



里行间弥漫着蓝色的乡愁,而美食的背后除了地理和风物,民俗和风情,更多的是乡愁、亲情。写这本书,王寒调动了她半辈子关于海鲜的生活记忆。在《一挾虾虹千条

### 藏在味蕾中的蓝色乡愁

——读王寒新著《东海寻鲜》

陈向阳

命》一文中,她写道:“父亲在东海边长大,他觉得虾虹是人间美味。老人家年纪大了,容易怀旧,常跟我说起旧人旧事,念念不忘家乡的夹糕、大黄鱼和虾虹。而母亲在西湖边长大,很难理解父亲对海腥味的追逐,她一辈子都吃不惯糟鱼生、烂虾虹。所谓的味道,其实就是故乡的风物、气息、口味、过往的岁月以及挥之不去的乡愁,共同聚成的味道。”

我曾经和王寒同事多年,也有幸品尝过她父亲做的家常菜。在这本书里,王寒多次提到精通烹饪尤其擅长做海鲜大餐的父亲。就是这样的家庭熏陶,使得王寒对美食尤其是海鲜有特别的感情。她的父亲是上世纪50年代的大学生,喜欢喝酒,一年到头,她的餐桌都是海鲜唱主角,不可一日无鲜,背景音乐是红灯牌收音机传来的带着电

流噪声的新闻播报。在餐桌上,在父亲的嘴里,王寒知道了黄鱼七兄弟;知道了墨鱼、章鱼、鱿鱼、望潮、鲑姑的区别;知道了黄鱼要吃嘴巴,鳊鱼要吃尾巴,鲳鱼要吃下巴;知道了正月雪里梅,二月桃花鲰,三鲳四鲈,什么季节要吃什么海鲜。父亲边喝酒边现场教学,完成了对王寒的海洋生物启蒙,也培养了她“无鲜勿落饭”的口

味。王寒的文字一向轻松、有趣。她写节气、写风物、写草木、写城市、写美食。在浩瀚的东海边,她边走边写,边吃边写,书写了40余种独特的东海海鲜,二十四时,三十六味,桃花鲰鱼、清明马鲛、芒种虾皮、夏至鳊鱼、大暑鲈鱼、秋风蟹紫、西风鳊鱼……哪怕她在走过四十多个国家,走过大半半个地球之后,最想念的滋味,仍在家门口,在家乡的那片海域。她执着地探寻着各种活蹦乱跳的东海味道,也书写了海鲜背后的种种传奇,就像她说的,来自东海的每一口鲜甜,都跟江河、大地、海洋有关。味觉的记忆需要一代一代人的传承,故乡的味道需要作家去传播。王寒说:“我想给故乡留下风物志。”对于喜欢美食的老饕而言,读这样的风物志,亦是一种享受。



### 竟是千回百转

胡笛

回到房间后,好奇点开他们的微信朋友圈,浏览一遍就能大致了解她们的生活。她们走过的地方看过的风景,喜欢的美食,热爱的工作,还有挚爱的亲朋。有人直白,差不多每张图片都要配上文字说明,有人含蓄,一两条工作信息仅三天可见。划拉着手机,弹出一条消息,新认识的朋友们聚在一起邀请我一道喝茶。“去吗?好像已经太晚了,会不会不方便?”“不去,是不是有点不给面子。”“咋办?找什么合适的理由呢。”可能我的纠结上天也看下去了,直接让我干燥的鼻腔开始流鼻血,借着这个理由我又顺势回到了自己的舒适圈。

平躺在床上开始反思我的这种社交惰性,常常反思但很少改正。转念一

想也不是什么大事,顺其自然吧,何况我也不是每一次都不去。一番阿Q精神的鼓舞下,我瞬间释然。顺手翻开会议议程,在领导们发言结束后,最后一项是自由发言,也就是说我可以发言,也可以不发言。这个念头闪过的瞬间,我适时地制止自己,此行的目的就是工作交流,明天不能给自己退缩的机会。打定主意后,这一夜睡得倒是平静。

翻开那次会议的相册,留下的都是院子里美景,会议时大家的侃侃而谈。如果不是回忆这段经历,我大概也已经忘记了自己出差第一夜时千回百转的内心世界,凡俗的人生自是烦恼又有趣,只是当时不知。

### 十日谈

那一夜后的路,请看明日栏。

异地首夜 责编:刘芳